□ 12
3764
6

尚書古文疏證目錄

卷一

第一言兩漢書載古文篇數與今異
第二言古文亡於西晉亂故無以證晚出之僞
第三言鄭康成註古文篇名與今異
第四言古文書題卷數篇次當如此
第五言古文武成見劉歆三統歷者今異
第六言古文伊訓見三統歷及鄭註者今遺
第七言晚出泰誓獨遺墨子所引三語爲破綻
第八言左傳載夏日食之禮今誤作季秋
第九言左傳德乃降之語今誤入大禹謨

D12
3764
6
91-39

第十言論語孝乎惟孝爲句今誤點斷
第十一言孟子引書語今誤入兩處
第十二言墨子引書語今妄改釋
第十三言左傳引夏訓語今彊入五子之歌
第十四言孟子引今文與今合引古文與今不合
第十五言左傳國語引逸書皆今有
第十六言禮記引逸書皆今有且誤析一篇爲二
卷一
第十七言安國古文學源流眞僞
第十八言趙岐不曾見古文
第十九言安國註論語與今書傳異
第二十言古文孝經以證書
第二十一言古文禮經以證書
第二十二言書傳用毛詩傳
第二十三言晚出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第二十四言史記多古文說今異
第二十五言說文皆古文今異
第二十六言晚出武成泰誓仍存改元觀兵舊說
第二十七言君陳以爾有嘉謀嘉猷等語作成王誤
第二十八言太甲不得稽首于伊尹爲誤倣洛誥闕
第二十九言后稷不得稱先王畢公不得輔四世爲誤會
國語闕

第三十言有虞世不得有干舞爲誤本韓子淮南子闕
第三十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純出荀子所引道經
第三十二言古書如此類者頗多
卷三此卷全闕
第三十三言大禹謨句句有本
第三十四言泰誓武成句句有本
第三十五言襲用論語孝經
第三十六言襲用周易尚書毛詩
第三十七言襲用周禮儀禮二記大戴禮記附
第三十八言襲用左傳國語
第三十九言襲用爾雅

第四十言襲用孟子荀子
第四十一言襲用老子文子列子莊子
第四十二
第四十三
第四十四
第四十五
第四十六
第四十七
第四十八
卷四
第四十九言兩以追書爲實稱

第五十言兩以錯解爲實事
第五十一言兩以孟子引書敘事爲議論
第五十二言以管子引泰誓史臣辭爲武王自語
第五十三言武成癸亥甲子不冠以二月非書法
第五十四言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繫以時非史例
第五十五言僞泰誓明兩載漢志今仍與之同
第五十六言爾雅解鬱陶爲喜今誤認作憂
第五十七言大禹謨讓皋陶不合堯典讓稷契
第五十八言晚出書增帝曰竄兜曰不合唐虞世大公
第五十九言重華文命與放勳皆帝王號僞作者不知
第六十言僞作者依書序撰太甲事不合孟子
第六十一言伊尹稱字于太甲爲誤倣緇衣亦兼爲序誤
第六十二言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不合周禮
第六十三言泰誓有族誅之刑爲誤本荀子
第六十四言肩征有玉石俱焚語爲出魏晉間
卷五上
第六十五言今堯典舜典本一爲姚方興二十八字所橫斷
第六十六言今皋陶謨益稷本一別有棄稷篇見揚子
第六十七言考定武成未合左傳數紂罪告諸侯之辭
第六十八言古文畢命見三統歷以與己不合遺末句
第六十九言安國傳就經下爲之漢武時無此

第七十言安國傳不甚通官制
第七十一言穎達疏最下證以武成
第七十二言白居易補湯征書久可亂眞
卷五下
第七十三言五子之歌不類夏代詩
第七十四言古人以韻成文大禹謨泰誓不識
第七十五言旅獒馬鄭讀獒曰豪今仍本字
第七十六言論語譬喻之辭今悉改而正言
第七十七言史記有夏書曰今忘采用
第七十八言說文有虞書商書周書等曰今忘采用
第七十九言左傳引夏書作釋辭大禹謨不當爾
第八十言左傳引蔡仲之命追敘其事今不必爾
卷六上
第八十一言以歷法推仲康日食胤征都不合
第八十二言以歷法推堯典蔡傳猶未精
第八十三言以歷法推古文畢命六月朏正合
第八十四言以歷法推成湯三月丙寅日正合
第八十五言武成認商郊牧野爲二地
第八十六言泰誓上武成皆認孟津爲在河之南
第八十七言漢金城郡乃昭帝置安國傳突有
第八十八言晉省穀城入河南安國傳已然
卷六下

第八十九言濟瀆枯而復通乃王莽後事安國傳亦有
第九十言安國傳三江入震澤之非
第九十一言安國傳華山之陽解非是
第九十二言安國傳梁岐在雍州解仍是
第九十三言蔡傳灘沮二水解不屬兗州
第九十四言蔡傳不詰本朝輿地
第九十五言禹貢甸服里數所至
第九十六言史記滎陽下引河爲禹貢後

卷七

第九十七言商祀周年亦可互稱不必盡如爾雅
第九十八言泰誓聲紂之罪詬厲已甚必非聖人語
第九十九言書之隱見亦有時運古文盛行已久後當廢
第一百言安國問命傳誤合周禮大馭太僕爲官本漢表

應劭注

第一百一言蔡仲之命周公致辟于管叔本王肅金縢辟

字解

第一百二闕
第一百三言大禹謨於四海困窮上插入他語似舜誤會

堯之言

第一百四言太康失國時母已不存五人御母以從乃妄

語

第一百五言百篇小序伏生所未見然實出周秦之間

第一百六言晚出古文與眞古文互異處猶見於釋文孔疏
第一百七言安國大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本許愼說文序
第一百八闕
第一百九闕
第一百十闕
第一百十一言東漢時眞古文可以正今文之脫誤
第一百十二言僞孔傳以洛書數有九禹因之以成九類之說非
卷八
第一百十三言疑古文自吳才老始
第一百十四言朱子於古文猶爲調停之說
第一百十五言馬公驌信及古文可疑
第一百十六言郝氏敬始暢發古文之僞
第一百十七言郝氏瑗疑古文二條
第一百十八言王充耘疑古文三條
第一百十九言梅氏鷟尚書譜有未采者錄于篇
第一百二十言與石華時論東漢時今文與逸篇或離或合
第一百二十一言姚際恆攻僞古文有勝余數條載于篇
第一百二十二闕
第一百二十三闕

第一百二十四闕
第一百二十五闕
第一百二十六闕
第一百二十七闕
第一百二十八言安國從祀未可廢因及漢諸儒
尚書古文疏證目錄終

尚書古文疏證一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南菁書院

第一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楚元王傳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夫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

此也後漢書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後出示衞宏等遂行於世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鄭康成之傳注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書一卷雖不言篇數然馬融書序則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東漢者又如此也此書不知何時遂亡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僞可知矣

按古文尚書實多十六篇惟論衡所載其說互異其正說篇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張霸僞造百兩之篇帝出祕百篇以校之愚謂

成帝時校理祕書正劉向劉歆父子及東京班固亦典其職豈有親見古文尚書百篇而乃云爾者乎劉則云十六篇逸班則云得多十六篇確然可據至王充論衡或得於傳聞傳聞之與親見固難並論也且云武帝使使者取視不云安國獻之而云武帝取視此何據也惟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當於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爲是愚謂傳記雜說往往足證史文之誤要在識者決擇之耳

又按孔壁書出於景帝初而武帝天漢後孔安國始獻遭巫蠱卒之難未及施行則其相去已六十餘年而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必且高矣及考孔子世家安國固未生也故大序亦云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愚意書藏屋壁中不知幾何年書出屋壁之外又幾六十餘年孔安國始以隸古字更寫之則其錯亂摩滅弗可復知豈特汨作九共諸篇已也即安國所云可知者二十五篇亦必字畫脫誤文勢齟齬而乃明白順易無一字理會不得又何怪吳氏朱子及草廬輩切切然議之哉

嘗疑鄭康成卒於獻帝時距東晉元帝尚百餘年古文尚書十六篇之亡當卽亡於此百年中後讀隋書經籍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予然後知古文尚書自鄭康成注後傳習者已希而往往祕府有其文亦猶西漢時安國止傳其業於都尉朝司馬遷數人而中祕之古文固具在也故嘗爲之說曰古文尚書不甚顯於西漢而卒得立於學官者劉歆之力也雖不立於學官而卒得大顯於東漢者賈逵之力也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尚書序所謂遍十六篇絕無師說是及漢室中興衛宏著

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寖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尚書豈其時已錮於祕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然果祕府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爲經師遞相講授者已埽地無餘又何況祕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嗟乎嗟乎出於伏生之口者秦火不得而焚之出於孔氏之壁者晉亂遂得而滅之矣予又思祕府果存其書雖世有假託僞撰之徒出祕書以校之其僞可以立見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古文學東萊張霸以所造百兩篇應帝以祕書校之非是遂下張霸於吏若元帝時祕書猶有存者則梅賾所上之傳何難立窮其僞哉惟祕府既已蕩而爲煙化而爲埃矣而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不可的知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又非復張霸僞書之比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眞孔壁復出哉

按牛弘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及余徵之兩晉益合祕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今不復傳隋唐時尚存故經籍志云晉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尚書之亡非亡於永嘉而何哉余因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

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鋐之言殆謂是與

又按東晉元帝時梅賾上書者草廬之言實從孔穎達舜典疏來與經籍志合但穎達又於虞書下引晉書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前字疑譌不然前晉祕書見存僞書甯得施行耶且今晉書荀崧傳元帝踐祚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則孔氏之立似卽在斯時穎達所引晉書乃別一本今無可考

又按孫炎字叔然樂安人三國志王肅傳稱其授學鄭玄之門人蓋弟子再傳者與肅同時是爲魏人顏之推以爲漢末人非

第三

尚書百篇序原自爲一篇不分冣各篇之首其分冣各篇之首者自孔安國傳始也鄭康成註書序尚自爲一篇唐世尚存孔穎達尚書疏備載之所云尚書亡逸篇數迥與孔傳不合孔則增多於伏生者二十五篇鄭則增多於伏生者十六篇二十五篇者卽今世所行之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是也十六篇者卽永嘉時所亡失之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謨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胤征七典寶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

五罔命十六是也十六篇亦名二十四篇葢九共乃九篇析其篇而數之故曰二十四篇也鄭所註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不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百兩篇不見於藝文志而止附見儒林傳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召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迺卒黜之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僞書哉大抵孔穎達纂經翼傳不爲無功而第曲徇一說莫敢他從如毛詩戴記則惟鄭義之是從至於尚書則又黜鄭而從孔是皆唐人稗章句爲義疏欲定爲一是者之獘也噫孰知此一是者竟未嘗是也哉

按鄭康成註書序於今安國傳所見存者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皆註曰亡於今安國傳所絕無者汨作九共九篇典寶肆命原命十三篇皆註曰逸不特此也又於安國傳所分出之舜典益稷二篇皆註曰逸是孔鄭之古文不獨篇名不合者其文辭不可得而同即篇名之適相符合者其文辭亦豈得而盡同哉然則豫章晚出之書雖名爲源流於鄭沖正未必

爲孔壁之舊物云

又按孔鄭之古文既如此其乖異矣乃說者必欲信梅所獻之孔而不信鄭所受之孔遂以鄭所受之孔爲張霸之徒僞撰今張霸書已不傳而見於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諸儒見耶僞秦誓三篇歷世既久馬融尚起而辨其非若張霸百兩篇甫出而即敗已著於人耳目者王充淺識亦知未可信而馬鄭諸儒識顧出王充下耶然則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得之於孔壁而非采左氏按書敘者之所能作也

又按隋書經籍志云有尚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今亦不傳但不知其篇目可是汨作九共等否果是汨作九共等必晉亂之餘彫磨零落尚什存其一二於人間者當其時孔傳方盛行而世又無好古之士能取康成所註逸篇之數以一一校對使康成之言爲可信而竟不復有隻字存矣惜哉不然則是齊梁閒好事者爲之也尚書五十八篇原無嘉禾篇而王莽傳有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嚌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必王莽時所僞作何也漢人尚災異故張霸書有伊尹死大霧三日之說王莽欲居攝故羣臣奏有周公爲假王之說蓋作僞書者多因其時之所尚與文辭格制亦限於時代雖極力洗刷出脫終不能離其本色此亦可以類推也

又按新唐書藝文志有尚書逸篇三卷爲晉徐邈注宋初猶存李昉等修太平御覽曾引用之余約見其四條其一條重出其三條云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故號曰丹朱又鳴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余竊謂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云云卽本漢書厤律志堯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鳴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卽用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而易五爲七怪爲德亦同孔傳太社惟松云云卽用白虎通德論引尚書曰太社惟松五句而下連天子社廣五丈乃別出春秋文義以所見如此則所不見者諒亦多傅會可知矣余故曰此齊梁間好事者爲之也而又假託晉儒者徐邈注以自重嗚呼事莫大於好古學莫善於正譌韓昌黎以識古書之正僞爲年之進豈欺我哉

又按伏生勝尚書大傳三卷鄭康成註者今亦不傳僅散見他書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傚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余謂王氏之說非也壁中逸書有九共而無帝告縱使伏生及見亦不應有施章乃服明上下一語竊意伏生於正記二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口授諸其徒而勝殺之後其徒張生歐陽生各雜記所聞以纂成斯傳不然鄭康成固見九共逸書者苟非眞

出九共康成甯爲之作註耶但又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又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皆古文所無豈今文獨有乎今無可考然劉向以中古文校所傳今文酒誥有脫簡一諒業爲補正未聞酒誥復有增文也疑或出後人傅會未必一一受諸伏生云

又按今汲冢周書漢志正名周書班固以爲周史記顏師古云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六朝人亦謂之尚書逸篇觀南史劉顯傳可見傳云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諸人無能識者顯一見曰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第四

漢書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卽安國所獻之壁中書

也次載經二十九卷卽伏生所授之今文書也班固於四十六卷之下自注曰爲五十七篇顏師古又於五十七篇之下引鄭康成敘贊注曰本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愚嘗疑不知所亡何篇後見鄭康成有言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則知所亡者乃武成篇也今依此五十七篇敘次之則堯典一舜典二汩作三九共九篇十二大禹謨十三皐陶謨十四益稷十五禹貢十六甘誓十七五子之歌十八胤征十九是爲虞夏書湯誓二十典寶二十一湯誥二十二咸有一德二十三伊訓二十四肆命二十五原命二十六盤庚三篇二十九高宗肜日三十西伯戡黎三十一微子三十二是爲商書僞泰誓三篇三十五牧誓三十六洪範三十七旅獒三十八金縢三十九大誥四十

康誥四十一酒誥四十二梓材四十三召誥四十四洛誥四十
五多士四十六無逸四十七君奭四十八多方四十九立政五
十顧命五十一康王之誥五十二冏命五十三費誓五十四呂
刑五十五文侯之命五十六秦誓五十七是爲周書以五十七
篇釐爲四十六卷則堯典卷一舜典卷二汩作卷三九共九篇
卷四大禹謨卷五皐陶謨卷六益稷卷七禹貢卷八甘誓卷九
五子之歌卷十胤征卷十一湯誓卷十二典寶卷十三湯誥卷
十四咸有一德卷十五伊訓卷十六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
盤庚三篇卷十九高宗肜日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
卷二十二僞泰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洪範卷二十
五旅獒卷二十六金縢卷二十七大誥卷二十八康誥卷二十
九酒誥卷三十梓材卷三十一召誥卷三十二洛誥卷三十三
多士卷三十四無逸卷三十五君奭卷三十六多方卷三十七
立政卷三十八顧命卷三十九康王之誥卷四十冏命卷四十
一費誓卷四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
四十五百篇序合爲一篇卷四十六凡此皆按之史傳參之註
疏反覆推究以求合乎當日之舊始之而不得其說則茫然以
疑既之而忽得其說則不覺欣然以喜以爲雖寧昧如予猶得
與聞於斯文也詎不快哉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
時諸臣不加詳考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
的有源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卽以爲是
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是不

見古文將兩漢諸儒盡鑿空瞽語而直至梅賾始了了耶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世之君子由予言而求之平其心易其氣而不以唐人義疏之說爲可安則古學之復也其庶幾乎

按百篇次第鄭與今安國傳亦殊不同鄭以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孔則在太甲後鄭以費誓在呂刑前孔則在文侯之命後鄭依賈逵所奏別錄爲次而孔則自爲之說也他若益稷或名棄稷其小小抵梧茲固未暇釐正云

又按四十六卷之分鄭以同題者同卷異題者異卷已釐次之上矣孔則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其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

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也然鄭註四十六卷原無武成而以百篇序實爲末卷孔則有武成一篇篇自爲序已足四十六卷之數故不便以百篇序復爲一卷只得引之各冠其篇首曰宜相附近此則遷就之辭云

又按虞書夏書之分實自安國傳始馬融鄭康成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孔穎達所謂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是也即伏生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鄭康成序文以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及余觀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則可證西漢時未

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二者杜元凱左傳註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三句註曰尚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矣

第五

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藝文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厤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遒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

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質之今安國傳迴異無論此篇已亡而復出相距三百年中間儒者如班固鄭康成皆未之見而直至梅賾始得而獻之可疑之甚卽其事迹時日亦多未合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誅紂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謂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粤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皆劉歆占之於象緯驗之於時令考之於經傳無不脗合而後著其說如此班固所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爲王至于豐其說既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

與其事相乖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夫一古文也劉歆見之於三百年前信而有徵如此梅賾獻之於三百年後僞而無稽如此學者將從遠而可信者乎抑從近而不足信者乎

按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伐商二十八日戊午度于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此劉歆三統厤載之最悉者今安國傳於時甲子昧爽

下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穎達又從而傳之曰二月四日者以厤推而知之也又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果爾則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與己丑大寒中不得在閏前之一日矣推厤者固如是乎杜元凱注左傳先修長厤據以正經傳甲子之誤司馬公編通鑑亦用劉義叟長厤爲之據古大儒著書莫不精明厤理如此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哉

又按周書世俘解亦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祀薦于國周廟與武成篇合獨謂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征伐商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則大可議

也武王一月實爲辛卯朔日月合辰在斗前一度故伶州鳩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晦冬至晨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故伶州鳩曰星在天黿此驗之於天文無不合者以辛卯朔推之則一月旁生魄當爲丁未若翼日當爲戊申豈丙辰丁巳乎卽以丙辰丁巳論當在一月之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古者師行三十里孟津去周九百里故自前月戊子師初發至此月戊午三十一日而後度孟津又五日癸亥至牧野甲子商王紂死此驗之於地理無不合者今以武王爲二十七日始發是明日戊午卽度孟津明月甲子卽誅商王紂豈西師竟飛渡耶甚矣作僞者之愚而且妄也周書本不足辯特恐世之學者不知三統厤所引爲眞古文而或以爲出周書余故具論之如此云

又按三統厤引武成篇見漢律厤志班固分爲三截惟四月既壬辰旁死霸爲一截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爲一截惟四月既旁生霸爲一截各以他語間隔之僞作古文者似止瞥見第一截援入今武成而第二第三截竟爾遺闕顏師古注誤以爲皆今文尚書之辭惟孔穎達指爲逸書誠是但謂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者亦大謬

又按朱子嘗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余謂外事以剛

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爲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爲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黷非爲初得天下事多刱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言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間卽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耶余至此始悟晚出武成改丁未祀周廟者欲合柔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避祭不欲數之文也然則其用心亦綦密矣哉

又按朱子又疑燎非宗廟之禮此或見周禮太宗伯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而人鬼之禮只有六享不聞以燎故致此疑不知閽人掌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燎正用于宗廟朱子亦偶忘失以此知博考之難

第六

三統厤引古文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今安國傳無誕資有牧方明一語鄭康成註書序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今安國傳亦無之葢僞作此篇者止見孟子有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二語遂援之以爲左驗又以論語有百官總己

以聽於冢宰三年爲居喪之禮詩商頌有衍我烈祖爲成湯之
稱今文召誥有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爲初卽
位告戒之辭論語又有無求備於一人有侮聖人之言周易有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禮記有湯以寬治
民而除其虐有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經有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刑於四海左傳有上天降災有天禍許國而假手於我寡人墨
子有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
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甯若
能其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有引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
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有引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

其桓舞于官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
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
順降之日殃其家必懷喪荀子有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
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賈誼有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
鼈咸若攸樂有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
南子有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
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凡十餘條
皆改竄拆裂補綴成之而不知其本文遺漏亦已多矣

按荀子所引書曰出臣道篇其上文曰故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
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卽繼以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

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語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以當而僞作伊訓者乃改以爲先王事云先王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語反淺近唐楊倞注荀子亦以此書曰爲伊訓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又按治厤者以至朔同日爲厤元班固律厤志遇至朔同日悉載之漢高帝八年十一月者漢承秦未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爲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子月也或問周改月於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於書亦有徵乎余曰亦徵於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

周爲五月班志謂武王曰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後一月爲周正月建子是也或者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爲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實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之月商之正朔不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也班志曰言雖有成湯太甲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紼祀先王于方明曰配上帝是旦朔冬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爲孟統可謂推法最密者矣而僞作太甲者求其說而不得以元祀十有二月爲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爲正朔祠告復辟皆當以正朔故曰惟三

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於亳不知商實改月未嘗以十二月爲歲首曷爲復辟於是月乎不然商實不改月則十二月者建丑之月耳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爲厥元而書之乎余蓄此疑凡數載久之方得其說故特著之以補顏師古漢注之缺且以正蔡傳之多誤也或又問子以十二月爲建子則如孔傳所云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蘇子瞻旣言之矣余豈敢復以崩年爲改元乎蓋成湯爲天子用事十三年而崩則崩當於丁未太甲卽位改元則改元必於戊申始正月建丑終十二月建子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總之認十有二月乙丑爲卽位之禮不得不以十有二月爲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爲至朔同日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爲建子矣或曰伊尹當卽位之初祀于先王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故曰伊訓余曰冬至以先王配上帝獨不可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乎或又曰劉歆三統厤班固謂之爲最密杜預謂之爲最疏子何獨劉歆之是從乎余曰余亦非漫信劉歆也自古治厤者皆紛如聚訟莫有定論獨劉歆載武王伐紂時日徵之於國語伶州鳩太甲時日徵之於古文尚書余之從夫劉歆者亦以其原本經傳而從之也不然一三統厤也班固謂之爲最密杜預謂之爲最疏而唐僧一行又獨謂杜預之謬後人之議前人也

如是余又將安所適從哉

又按元祀十有二月孔傳以爲改月是矣但踰月卽位太甲稱元於湯崩之年子月則孔氏誤會書序之文也不可從蔡傳以爲踰年卽位是矣但不改月又與麻法十二月至朔同日者不合亦不可從余故折衷於二者之閒著爲此論自謂頗不可易云

又按墨子所引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出非樂篇雖未言其作於何時然左傳昭六年晉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預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注曰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注曰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註曰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湯之官刑者正作於商之叔世其不爲湯所制明矣而僞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止見墨子有湯之官刑字遂以爲卽湯所制而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刑也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亡乎彼春秋之末且然曾謂成湯盛世而卽豫設法以告下民哉或曰鞭作官刑自虞舜時已有何獨至湯而無官刑耶余曰湯之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獨所爲三風十愆爲官刑之條目有犯於此者則麗於官刑以勒爲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制也或又曰杜預

亦言著禹湯之法則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安知非卽湯之法耶余曰卽湯之法湯當時未嘗以此罷之於官刑以勒爲一書以豫告下民也故卽九刑之作原於周公所爲賊藏盜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誓命之言以著於九刑之書非周公自爲之書也觀於周公則禹刑湯刑之作其必不出於禹湯可知矣其必不容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抑又可知矣

又按陳祥道禮書云漢律厤志引書伊訓曰太甲元年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凡三十字自云與今書不同愚謂不特與今書不同並與今漢書亦多寡互異竊意祥道北宋人所見似是別本因思宋史繩祖學齋佔畢云左傳昭十年子皮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而繩祖以爲夏書似繩祖所見亦是別本今姑就二本證之亦足見僞作古文者之脫誤云

第七

僞泰誓三篇或云宣帝時得或云武帝時得皆非也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卽引僞泰誓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則知此書出於武帝之前決矣或武帝時方立於學官故曰武帝時得亦未可知東漢馬融始竊疑之云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稽其事頗涉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

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于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融之言如此（姚際恆立方曰融此言木辨僞書乃竟教人以作僞書法矣逮東晉元帝時梅賾忽獻古文尚書有泰誓三篇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人烏得不信以爲眞而不知其僞之愈不可掩也何也馬融明言書傳所引泰誓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於此五事也而僞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馬融之所及而不據馬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詩書完好未遭秦焰且其書甚眞非依託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余嘗謂作僞書者譬如說謊雖極意彌縫宛轉可聽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綻來者其此書之謂乎

或問僞泰誓三篇唐世僅存而宋史藝文志已無馬融鄭康成王肅所注尚書是僞泰誓已不傳蔡沈謂其亦知剽竊經傳所引蔡何從而知之乎余曰以今度之蓋可知也如趙岐注孟子于天視自我民視云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與今泰誓不同則僞泰

誓所剽竊有天視自我民視二語而無我武惟揚五語可知矣杜預註左氏于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云大誓周書於襄三十一年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云今尚書大誓無此文於昭二十四年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云今大誓無此語則僞泰誓所剽竊有商兆民離二語而無民之所欲紂有億兆夷人六語可知矣然晚出之古文除馬融所舉五事外亦知剽竊紂有億兆夷人卽於墨子亦知剽竊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亦知剽竊夸處不冥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葆亦知剽竊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獨未及引小人見姦巧之言遂爲逗漏然亦幸而有此逗漏矣

或又問劉向說苑臣術篇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與武帝紀所載有司奏議語正同劉向親校古文祕典其引泰誓得毋卽眞安國書乎余曰非也安國得多二十四篇原無泰誓故僞泰誓在當時亦存而不廢至馬融王肅始覺其僞耳愚嘗笑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

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左傳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蓋作僞書者不能張空拳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託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於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抵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從措手耶此其避難就易雖自出於矛盾而有所不恤也嗚呼百世而下猶可以洞見其肺腑作僞者亦奚益哉

按鄭端簡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僞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於人乎其見與余合嘗謂此卽僞作鵩冠子也柳宗元辯之曰人以賈誼鵩賦盡出鵩冠子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充入之非誼有取於鵩冠子決也故非孟子有取於今古文泰誓亦決也從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聊爲點破正可一笑

第八

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

夏家則瞽奏鼓鼜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至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鼜夫馳瘈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是六月繼卽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僞作古文者略知麻法當仲康卽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於

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鼜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是徒知麻法而未知夏之典禮也或又有曲爲之說者曰夏質周文故禮亦異不知三代典禮有從異者亦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當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禮也卽以上文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周之正歲卽夏之正月同爲建寅同徇以木鐸此非二代同禮之又一大驗乎噫作古文者自謂博考經籍採摭羣言而往往博而或不能精採百而或有時漏一故多所醜破綻以來後人之指議吾安得起斯

人而面問之哉

按巳月之爲正月不特見左氏巳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其繁霜曷足爲災異哉正陽日食爲古所尤忌亦不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集傳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爲亦孔之醜是也其說皆與左互相發故並著之獨怪胡安國傳春秋於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而反遠引肖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禮若以凡日食卽當然者豈誠以左氏爲浮誇而以古文尚書爲眞合夏之典禮也耶

又按仁山金履祥通鑑前編曰兵法莫整於肖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肖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肖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愚請得而證之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出荀子君道篇所引書曰（韓詩外傳作周制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出易離卦上九爻辭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是仁乃見於易也威克厥愛允濟此出左傳昭二十三年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是勇乃見於左傳也凡晚出之古文所爲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譬之千金之裘徒從其毛而觀之未有不愛其白且粹者苟反其皮而觀之然後知此白且粹者非一

狐之腋之力乃集衆腋以爲之也晚出古文何以異此哉

又按左氏引夏書雖云日食典禮未知的在何王之世故劉歆三統厤不載後造大同厤者始推之爲仲康元年唐傳仁均等又以爲五年癸巳疑皆因晚出書傳會爲此猶劉原父七經小傳謂詩皆夏正無周正自鄭箋十月之交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後造厤者於幽王六年酉月辛卯朔果日食矣疑出於傳會卓哉特識可盡埽一切余謂此二事頗堪作對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僞作古文者改夏四月爲季秋月朔意謂夏與周制異若然則太史引證不合平子亦當折之矣何爲噤不一語瞽奏鼓三句逸書原謂急於救日食非怠惰不救塡入殊不相合

第九

文有承譌踵謬歷千載莫覺其非而一旦道破令人失笑者古文大禹謨皐陶邁種德德乃降二句是也孔安國傳此二句曰邁行種布降下也言皐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也陸德明音曰降江巷反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絳不當胡江切音訌蓋可知矣然左氏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杜預注皐陶邁種德一句曰夏書逸書也注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孔穎達疏曰杜謂德乃降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胡江切音訌不當古巷切音絳又可知矣

且必音訂方與上文郟降於齊師經文郟降於齊師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卽從其末之一字申解之者固不獨莊八年夏爲然也宣十二年君子引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年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皆其例也又不獨左氏爲然也中庸卒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也若必以德乃降爲書語則毛猶有倫亦應見於烝民詩矣何未之見也且已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者亦不獨見於莊八年夏而已也僖十九年載文王伐崇退而修教而崇始降僖二十五年載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昭十五年載穆子圍鼓既令之以殺叛復令之以知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義也凡德乃降之爲莊公釋書之語皆歷歷有證而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並竄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綻而千載之人徒以其爲聖人之經也而莫之敢議噫孰知此作古文者固已從而自道破矣曰作僞心勞日拙

或問韻會云降胡江切服也說文亦作夅又下也詩召南我心則降大雅福祿攸降皆讀作平聲是平聲音內亦有下也之解安知大禹當日云德乃降不讀作平聲而陸德明非誤音之乎余曰卽與平聲音相通而於左傳所引上下之文義終有不得而通者二十五篇之書所采集剟拾他書因而與其文義相背馳者固不獨一德乃降已也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此象之辭忸怩則敘事之辭國語晉平公欲殺豎襄叔

向曰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注曰忸怩慙貌是其證也今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以鬱陶忸怩並爲一人口氣不失卻孟子之文義乎

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今竄入泰誓中篇中曰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其所引王曰自是至商郊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者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卽其事也僞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字有議論夾敘事之體又不辨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而一槩混置譌謬已甚世猶以其爲經而交相贊焉亦可謂矮人之觀場矣

第十

書有句讀本宜如是而一旦爲晚出古文所割裂遂改以從之者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二句是也何晏集解引漢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是以書云爲一句孝乎惟孝爲一句晉書夏侯湛昆弟誥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潘岳閑居賦序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是其證也僞作君陳篇者竟將孝乎二字讀屬上爲孔子之言歷覽載籍所引詩書之文從無此等句法姚際恆立方曰古人引用詩書未有撮取詩書中一字先爲提唱者然則載籍中亦有孝乎惟孝句

法耶余曰有之仲尼燕居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非此等句法耶僞作古文者不又於句讀間現露一破綻耶

按錢尚書謙益家藏淳熙九經本點斷句讀號稱精審亦以孝乎惟孝四字爲句先是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張齊賢承眞宗命撰弟子贊曰孝乎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曰孝乎惟孝忠爲令德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曰孝乎惟孝與武陵王書曰友于兄弟則知改從君陳篇讀者自朱子始

又按素問帝曰何謂形歧伯曰請言形形乎形何謂神歧伯曰請言神神乎神靈樞經歧伯曰上守神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瀏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漢桂陽太守周憬碑銘辭曰君乎君壽不訾揚子法言有習乎習雜乎雜辰乎辰才乎才晉董京詩有麟乎麟並此句法又以此置末句者則公羊傳賤乎賤者也爾雅釋訓篇微乎微者也春秋繁露有賤乎賤者矣又按梅氏鷟亦謂君陳篇上竊國語令德孝恭之文下輯論語惟孝友于兄弟等語以頗重複遂去孝乎二字若爲釋書者之辭試思凡引書云書曰之下曾有自爲語氣者乎卽如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竟斷書云高宗四字爲句文理尚通乎朱子集注不聞致疑總緣歷於古文耳某嘗謂

朱子固受校人之欺此其一爾

又按論語所引書未知的出何篇僞作者竄入君陳篇中亦有故益見鄭注禮記坊記云君陳益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意其人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必孝且友故以二語實之又嫌太突不便接君陳特裝上惟爾令德孝恭一語爲贊下方泛論孝之理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卽以本題尹茲東郊從政字生下湊泊彌縫痕跡宛然

第十一

兩書有本出一處而偶爲引者所增易實於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宋小國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是也觀兩處上文其辭皆同而又首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輒易一爲始易始爲載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處亦何得疑其出於兩書而書耶不得疑出於兩書而柰何后來其蘇旣竄入仲虺之誥中后來其無罰復竄入太甲中篇中耶僞作古文者不又於此現露一破綻耶

按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金仁山謂史記殷本紀載湯征之辭而不類益非湯征之舊文也孟子引亳眾往耕之事疑出此書余嘗歎爲確識因悟葛伯仇餉一語繫於亳眾往耕下似卽爲古湯征書而湯一征自葛始亦應爲其文今俱竄入仲虺之誥中自非且尤怪孔安國傳於葛伯仇餉注曰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夫晚出古文分明從孟子勦取書語及作傳

不曰亳衆曰童子而泛曰農民若似葛伯所殺爲卽其葛人于湯無涉而乃故與孟子違者正以掩其勦孟子之迹也噫作僞者之用心如此究將誰欺乎

第十二

一書有被引數處雖微有增易義則歸一者墨子之引仲虺之告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嫌與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孔安國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複如此釋之之確如此而僞作者不又現露一破綻耶

按又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紂夸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紂越厥夸居不宥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僕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紂夸虐處不宥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紂夸之居而不宥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二句以合箕子之言

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乃另一泰誓乎亦可謂舛矣

又按仲虺之誥又有四語兩見引左傳雖間倒置辭則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是也晚出古十年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止緣上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與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文兩者字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韻協遂易國之道也爲邦乃其昌亦韻協此本無韻而忽韻與後墨子本有韻而不韻皆同一妄作

又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云云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上引兼弱攻昧成語次卽引書詩語以條釋之可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各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誥也襄公傳兩引皆有者字之字今忽闕梧爲一句亦古人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書而錯綜割裂如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既不妄則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又按今仲虺之誥非獨誤會用爽厥師亦且誤用式商受命今文立政篇帝欽罰之乃佚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非若仲虺之誥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第十三

書有古人纔引忽隔以他語亙千載莫能知而妄入古文中庚

續之者五子之歌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是也左氏襄四年晉侯欲伐戎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弗救陳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絳遂不便復引夏訓止據其事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云云末引虞箴仍及在帝夷羿冒於原獸此乃古人文章密處今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可得知乎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忍距於河而魏絳將引此鶻突語以告悼公乎此又當爲一破

或問有窮后羿在五子之歌爲夏書與夏訓少別安知非各見者余曰僞作者正以夏訓爲夏書也篇中一則曰皇祖有訓再則曰訓有之國語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爲書曰五子之歌則以爲此皇祖訓故可驗其一視之

按杜註左傳夏訓有之曰亦云夏訓夏書

又按梅氏鷟謂孔穎達疏左氏以有窮后羿爲卽五子之歌文非是葢彼不考下文故下文公曰后羿何如至有窮由是遂亡凡四十六句初未嘗言太康淫於田卽辛甲爲虞箴亦專以責羿耳太康無預魏晉間書出始以后羿之田轉而爲太康之田胡不思離騷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葢以淫樂失其國者不援以爲據而輒妄及左氏何哉

又按大興王源崑繩謂予古人鍊句簡奧千奇百變然未有爲截半句法者有之自左傳始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封爲相

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
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讀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故所不與崔慶者雖是
一句卻只半句遂截其下而以晏子仰天接之此句法之尤
者予謂此與襄四年亦頗相類故並載云
又按王恭簡樵云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爲本是以率羣臣
將有言於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
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
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掌
禁衛者曰虎賁羣臣之辭未畢周公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
知憂得其人者少哉周公與羣臣之言錯互相足古書無此

體蓋史官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堪畫者也觀篇末周公呼
太史而告以司寇蘇公一段益知此篇蓋記于卽時者可謂
妙解合上左氏觀之所不與崔慶者下可揣而得其辭有窮
后羿下終不可得知綴衣虎賁下周公又歷歷補出趣馬小
尹等蓋同一文體其間種種變殊至漢霍光傳尚書令讀羣
臣奏至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
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云
云前後仍是一篇奏文惟閒以敘事少斷與上三者又不同

第十四

書有今文古文此自西漢時始然孟子時固無有也無有則同
一百篇而已矣何孟子引今文書由今校之辭既相符義亦脗

合及其引古文書若泰誓上泰誓中武成辭既不同而句讀隨異義亦不同而甚至違反試爲道破眞有令人失笑者焉孟子引今文者六時日害喪二句一若保赤子二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三二十有八載五句四殺越人于貨三句五享多儀四句六惟竄三苗竄作殺罔不讎上有凡民二字然許氏說文引周書正作凡民罔不憸亦可證非孟子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爲書辭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恥之止今截至曷敢有越厥志趙岐讀其助上帝寵之爲句四方字屬下今以寵之四方爲句有罪無罪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爲臣一段截去首句東征上增肆予二字綏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紹我周王見休一句變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其不同至如此然猶可言也若義理之抵牾敘議之錯雜則未有如前所論王曰無畏一節者也豈孟子逆知百餘年後書分今文古文而於古文特多所改竄抑孟子當日引書原未嘗改竄故今以眞書校之祇覺其合而晚作僞書者必須多方改竄以與已一類而遂不顧後有以孟子校者之不合耶此又一大破綻也

按朱子云當時伏生是濟南人晁錯潁川人止得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此載在史者然而傳記所引卻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又云今觀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卻無差則可證孟子引書原未嘗改竄之說

又按馮班定遠嘗熟錢氏之門人也顏注伏生傳晁錯往受

書事引衞宏定古文尚書序爲妄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伏生所傳者又志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晁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鼂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耶某曾身至濟南頼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不相通耶衞宏且勿論顏注漢號爲班氏忠臣亦贅列斯語疑誤至今殊可怪耳

又按梅氏鷟亦謂吳才老云伏生得於既耄之後爲失考朱子於古文言壁藏今文則言暗記亦是受校人之欺論正與定遠合蓋瀾定伏生卽求其書以教於齊魯之閒不待孝文時始然生未耄也今文二十八篇亦從屋壁得之手授之其人非待鼂錯來始背誦衞宏說妄也凡此等皆遠勝先儒者又按書大序云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亦是魏晉閒衞宏使女傳言教錯之說盛行故撰序者採入而不覺其於史文相背劉歆有言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曾口授云乎哉

第十五

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二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自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於詩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爲逸書者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孔子所刪不知凡幾及刪成百篇未爲伏生所傳誦尚六十九篇其逸多至如此豈左氏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必出於此耶抑此二十五篇援左氏以爲重取左氏以爲料規摹左氏以爲文辭而凡所引遂莫之或遺耶此又一大破綻也

按左氏所引詩皆指及其成句者若他篇名章名與其人自作詩尚不在此數何以爲自作詩隱元年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莊公自作詩也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武姜自作詩也僖五年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至昭十二年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乃子革所引非自作例故入於逸詩中周語武王支之詩亦然

又按左氏所引書定四年有伯禽以命魯公有唐誥以命唐叔伯禽唐誥皆逸書篇名並不見今百篇序中則知古逸多矣

第十六

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引詩者一百有二引逸詩者三引書者十

六引逸書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猶左氏也逮梅氏書出而鄭氏所指爲逸書皆全全登載無一或遺其露破綻亦與於左氏相等予獨怪其不特規摹文辭抑且標舉篇目如見六引兒命則撰說命三篇四引太甲則撰太甲三篇三引君陳則撰君陳篇以及引太誓撰泰誓引君雅撰君与至引尹吉曰不知爲何書緣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知此惟尹躬及湯德出其中故注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其確指如此果爾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既竄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厥有終相亦惟終均爲尹吉曰而竄入太甲上篇中耶不又與前所論孟子同一破綻耶

按鄭注兒命君陳皆云今亡注貍首詩云今逸蓋以射義曾孫侯氏八語爲即貍首故則此咸有壹德宜云今逸不宜云今亡疑亡字誤或難予古人受書有先後鄭注儀禮禮記未見毛詩傳故注所引詩與毛異自云後得毛傳乃改之安知注禮記時不尚未見古文尚書等二書之見蓋在同時及久東郡張恭祖受禮記古文尚書等二書之見蓋在同時及久之遊學歸遭黨錮杜門修經業注禮黨禁解注古文尚書毛詩此又見之鄭君自序注雖有先後而受書實在同時非毛傳比康成號爲接顏一見終身不忘者安得有忘其爲字誤固決然爾

又按鄭注書有亡有逸亡則人間所無逸則人間雖有而非

博士家所讀杜氏注統名爲逸此其微別者
又按鄭注緇衣君奭云今博士讀爲厥亂勤甯王之德此卽
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尚書立於學官者東漢毛詩未立
小雅都人士首章章六句二十四字惟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故服虔於襄十四年左傳引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注云逸詩
蓋以非今博士所讀遂逸之虔非不知出於毛詩也者
又按古人學以年進晚而觀書益博然於前此所注述有及
追改者亦有不復改定者要當隨文參考如鄭注鄉飲酒禮
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爲義緇衣彼都人士狐
裘黃黃之詩云毛氏有之此卽鄭志所謂後得毛傳乃改之
也注鄉飲酒禮南陵由庚六笙詩云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
聞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云此衞夫人定姜之詩此又鄭
志所謂後乃得毛公傳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也凡此總緣
歐陽公有言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
又按東坡紀年錄元符三年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勢甚
危險起坐四顧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拊
之而嘆曰天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已而果然予每嘆古人
之以著述免患難如此癸亥秋將北上先四五月閒淨寫此
疏證第一卷成六月攜往吳門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進郭
外舟忽覆自分已無生理惟私念曰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
然未若此本爲定天其或不欲示後人以朴乎吾當邀東坡
例以濟越次日達岸往告吾友陳玉璂賡明賡明喜曰此盛

事不可以不記因記於此

善化劉鐸校
湘陰吳寶校

尚書古文疏證二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十七

安國古文之學其傳有四一傳于都尉朝朝傳庸譚譚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王莽時立于學官璜惲皆貴顯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數爲肅宗言古文尚書詔選高才生從逵學由是古文遂行一傳于兒寬一傳于其家孔僖傳所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是也一傳于司馬遷遷書所載多古文說是也東漢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後歸京師出以示衞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

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林同郡賈
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
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則其
淵源于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尚書乃安
國所傳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賾自以得
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柳
得之蘇愉愉得之鄭沖鄭沖以上則無聞焉嗚呼其果安國之
舊耶抑魏晉之間假託者耶愚嘗以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
歲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
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蓋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
三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讚述況渠實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

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過也賾雖奏上
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
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
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于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
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爲二
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
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
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
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尚書敘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
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葢可歎也夫可歎也夫或問曰子
於尚書之學信漢而疑晉疑唐猶之可也乃信史信傳而疑經

其可乎哉余曰何經何史何傳亦唯其眞者而已經眞而史傳僞則據經以正史傳可也史傳眞而經僞猶不可據史傳以正經乎或又曰晚出之書其文辭格制誠與伏生不類兼多脫漏亦復可疑然其理則粹然一出于正無復有駁雜之譏子何不過而存之乎余曰似是而非者孔子之所惡也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朱子之所惡也余之惡夫僞古文也亦猶孔子朱子之志也今有人焉循循然無疵也且斌斌然敦詩書也說禮樂也而冒吾之姓以爲宗黨其不足以辱吾之族也明矣然而有識者之惡之尤甚于吾族之有敗類何也吾族之有敗類猶吾之一脈也乃若斯人固循循然斌斌然而終非吾之族類也吾恐吾祖宗之不血食也僞古文何以異此善夫歐陽永叔之言曰

自孔子沒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閻若璩者爲是說矣況乎若璩之前有文正朱子焉朱子之前已有吳氏棫焉文正之後又有歸氏有光諸人焉其可援之以爲證者不爲不衆矣嗚呼先儒先正之緒言具在其尚取而深思之哉

按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煞有可疑者兒寬傳寬以鄆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案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

擇民年十八召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爲之師者年又長于弟子安國爲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卽甫獻書而卽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爲蚤卒乎況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何獨於安國而天之乎頗不可解又安國大序謂得壁中書悉上送官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採摭以立訓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用不復以聞是獻書者一時也作傳畢而欲獻會國有巫蠱時作傳畢而欲獻者又一時也作傳畢而欲獻會國有巫蠱事用不復以聞是獻書者一則初獻書時未有巫蠱何不卽立于學官而乃云以巫蠱遂不及施行邪蓋僞作此書者知兩漢祕府有古文而無訓傳

今又並出訓傳不得不遷就傳會其說以售其欺耳

又按史記漢書儒林傳似孔安國在當時實兼今文古文尚書而通之其爲博士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蓋祿利之路然也至別有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頗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非經學既明而得祿之驗乎本不當繫寬於安國古文之下但近代有漢儒授經圖於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下俱各繫以兒寬余偶因之未暇改正云

又按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

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遊者也記其生卒必不誤者也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於安國口中其僞不待辯矣

又按鄭康成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見孔穎達疏先師棘子字頗不可解徧檢南北監本及近刻常熟毛氏本俱然詢諸四方同人亦無從辯析越數載讀水經注濟水引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康成

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始悟是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子字讀屬安國然不曰孔而曰子者何也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註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康成自以淵源於安國故冠子於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於孔子也此正康成經學之典且精也

又按史記儒林傳敘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頗爲明白班固於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爲贅甚失卻遷之意此亦論班馬異同之所當知者

又按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
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古文蓋初置此官而安國
卽爲之何者元狩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時乙卯凡九年後又
幾年至臨淮太守遂卒此安國生平之歷官也向云安國爲
博士年二十餘則諫大夫時年三十外卒於郡太守應亦不
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曰蚤卒此安國之壽命也博士
秩比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由比六百石遷比八百石由比
八百石遷二千石此安國之祿秩也史傳易多抵捂獨此事
考之無不協亦一快云
又按吳文正公尚書敘錄信可爲不刊之典矣然其誤亦有
六一謂孔壁眞古文書不傳不知傳至西晉永嘉時始亡失
也一謂舜典汩作九共等篇爲張霸僞作不知此乃孔穎達
之妄說也一謂漢志古經十六卷卽張霸僞古文書不知漢
志乃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且卽眞孔壁書非僞書也一謂梅
賾書並書序一篇爲五十九不知定著仍五十八篇序已各
冠其篇首不復爲一篇也一謂唐撰正義自是以後漢歐陽
大小夏侯氏所傳者廢不復行不知歐陽大小夏侯氏學自
晉永嘉時已亡不待唐也一謂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
過二十八篇耳不知此外仍有治古文尚書者也以文正之
博考精識其於是經可謂專且勤矣猶不免此謬誤然則經
學可易言與
又按尚書敘錄云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二十五篇內者如鄭

康成趙岐韋昭王肅杜預並指爲逸書則是二十五篇前此諸儒俱未見竊以康成則必指所註禮記也岐孟子也昭國語也預左氏也若肅所注宋藝文志僅周易傳十一卷餘不傳文正易由知其以何者爲逸書哉此又當爲一誤讀晁公武讀書志論先儒未見古文及鄭趙韋杜而不及王肅其指精矣

又按余嘗著孔氏二冤辯茲以上既發明安國事連類錄於此其略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子思有兄必非適子此二冤也三世出妻說皆緣於檀弓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伯魚之母死則孔子出妻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則子思出妻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則伯魚妻嫁亦爲出也今姑就伯魚之妻辨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此人所知者妻少十歲當亦四十容貌改前矣況歷三年喪又四十有二三距孔子夢奠兩楹之夕僅隔歲爾縱未歿亦垂白在堂何忍舍之而去且遠嫁衛國雖魯委巷之婦未至是而謂孔門之豕婦名賢之因母爲之耶害禮誨淫污衊實甚此事既冤則孔子之妻與子思之妻之被出也抑又可知矣子思有兄必非適子說亦緣於檀弓而成於鄭小同所撰鄭志志久失傳散見此條禮記疏中予考孔子世家自伯魚至子慎凡七世悉單傳無有兄若弟者豈惟史記世本漢書孔光傳依孔氏譜諜次其世系亦只七世一子則子思之無兄決矣子思有兄生於子思有嫂子思有嫂生於檀弓誤解子思

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康成以子思卽孔伋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皇氏說是蓋仲尼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又弟子燕伋字思家語作子思當時固有三子思矣柰何必取我乃無兄之子思坐以哭嫂哉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禮父卒子爲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爲嫁母服所以柳若恐子思失禮戒以愼諸是子思旣後伯魚直後孔子爲孔氏之大宗矣尙得謂之非適乎哉今亦姑就康成解以辨疏云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鄭志云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稱數世皆一子果若所云則孔氏之宗子不在子思在其兄兄死豈容無繼且已有室而死死不爲殤當時子思雖有一子白亦當自絕以後其兄或曰柰適子不得後大宗何子曰此出禮經經也愚所據乃漢石渠議權也而卽經也大宗不可絕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矣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聖人復起不廢斯議蓋當時孔子之兄子孔忠縱有數孫亦不得取以後大宗何者大宗者宗孔子非宗叔梁紇須取孔子血脈相傳者子思一庶孫耳豈容自私其子令觀檀弓白仍爲伋之子伋令其不喪出母是無出繼其兄之事也何以無出繼子思原未嘗有兄也謂有兄者冤也余因之又思兄先死故有嫂嫂又死子思婦爲服小功固與孔氏從一而終者矣何前乎此孔氏之婦後乎此孔氏之婦俱有慙色乎噫亦太異矣善乎元行沖釋疑有云甯道孔聖誤諱

言鄭服非其亦世之信檀弓而不知辨者之謂夫

又按漢書藝文志石渠議奏凡四家隋書經籍志俱散亡僅

有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上通典所載漢石渠議似即聖撰

者其全文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

後大宗戴聖亦云大宗不可絕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矣

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

絕其父皇帝制曰聖議是也余欲以此條竄入適子不得後

大宗疏中亦猶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疏引鄭志諸侯父

有廢疾不任國政天子諸侯之喪皆斬之文賈公彥謂注與

此志相兼乃具是也益喪服傳論宗法之常石渠議則宗法

之變常變相濟而後不窮故曰人道莫大於繼絕又何如而

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疏云同宗乃同承別子之後一

宗之內非別宗同姓者則余上論後孔子嶧取子思之適子

不取孔忠之庶孫非無徵矣昔朱子當孝宗喪上君臣服議

時門人有疑者朱子未有以折後久之讀儀禮疏備載鄭志

諸侯父有廢疾云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得明白證

驗因歎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

一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善

哉言也愚於漢石渠議亦云

第十八

古文尚書雖甚顯於東漢然未立學官當時諸儒苟非從師講

授則亦莫之見也如趙岐傳稱其少明經註稱其嘗讀周官不

言其受古文尚書則亦不知古文爲何書也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岐註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祖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繆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而多所增竄不及原文遠甚亦信

文辭格制各有時代不可彊同孟子此一段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

或問虞焚捐井程子謂其未必有是事金仁山謂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辨孟子當時亦不與萬章辨其失者蓋孟子不在於辨世俗傳譌之迹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其事迹之有無俱不必辯也子何復有取於是說與

余曰朱子著孟子或問載林氏語頗異集註林氏引司馬蘇氏程子而歷折之不具述只以帝使其子九男節有爲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節有不得乎親語方堯之試舜舜尚在畎畝之中故曰後舉而加諸上位然後如書所云

愼徽五典爲司徒之官納於百揆爲宰相之任也則舜當爲
都君時尙未離畝畝正號泣怨慕豈能卽得其親之心者蓋
久之久之而後瞽瞍底豫故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
矣堯之欲妻舜舜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
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妻是君並不能得之於臣也
其頑至此則旣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史記之言固
未爲無據也不格姦者林氏謂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唐孔
氏謂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文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舜以
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
惡於此益驗余亦謂不格姦與允若二字自有淺深之不同
不格姦者在舜爲庶人之時亦允若者在舜爲天子往朝瞽
瞍之日史記所載舜格親次第正自不誣不然人誣瞽瞍以
朝舜孟子則辨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孟子則辨其未嘗有凡
於世俗傳譌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
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上以誣聖賢下以惑天下後世哉
林氏之見卓且絕矣

按鄭康成註書後無復有言古文者惟王肅註書序於汨作
九共九篇不曰已亡而曰古逸似肅曾見古文但未有註釋
耳或肅因馬融鄭康成之所逸者亦從而逸之不必見古文
亦未可知獨孔穎達謂肅始竊見梅氏之書其註尙書多是
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經典釋文云王肅注今文而
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則大可笑也王

肅魏人孔傳出於魏晉之間後於王肅傳註相同者乃孔竊王非王竊孔也只以一事明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閒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卽吉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卽可卽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於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凡此書出於魏晉間所假託者皆歷有明驗而世猶遵用之而不悟惑之不可解至矣

又按余因此思僞作太甲者云唯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非以是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卽吉也服果闋於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於湯崩之年丁未二年二君失終始之義此豈三代所宜有乎若踰年改元又不應至此月而後服闋反覆推究無一可者益僞作此書者不能備知三代典禮既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之制上視古人蓋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

又按舊唐書經籍志古文尚書十卷王肅注新唐書藝文志鄭康成注古文尚書九卷然則汨作九共等篇至唐世猶傳乎余曰否孔疏云賈逵馬鄭所注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所傳正同但經字多異如堯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爲柳谷之類是也愚意此王肅康成注亦卽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寫之者故謂之古文尚書亦猶唐有

今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何以謂之今文蓋唐明皇不喜古文詔集賢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而孔書亦復因之而一變矣嘗思書藏屋壁之中純是科斗古文及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始易以隸然猶古隸並存孔穎達所謂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大序云隸古定是也至天寶三載始詔改定凡不合於開元文字者則謂之野書不特古文廢絕卽兩漢來所傳之隸書亦多浸失由是字旣舛譌書復簡陋久假不歸積習成俗此又論古今經學者之所掩卷而三歎也

又按宋王九辯豈不變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此則純用家語不似五子之歌雜以敘事辭益驗萬章所引爲古書爲事之所有而無疑

又按隋書經籍志已有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不始自唐唐又改從其開元文字所謂寫以今字藏書其本者是下傳到今

第十九

漢傳論語有三家一魯論一齊論一古論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馬融鄭康成註皆本之藝文志所云二十一篇有兩子張是也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者卽安國之辭余嘗取孔註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躬有罪無以萬方四句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

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所重民食喪祭一句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與今安國傳湯誥泰誓武成語絕不類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泰誓武成豈有註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恆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子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爲乖刺至於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子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湯誥之文益斷斷也又從來訓故家於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爲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於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徵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於尚書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忘註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安國於裨諶子產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覩縷陳之於註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爲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

或問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則論語予小子履一段其爲古湯誓之辭無疑矣然今文湯誓實無斯語此何以解焉余曰伐桀大事湯之誓誥必不一而足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以申明者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此爲告民伐桀之辭各不相蒙雖小序無湯誓二篇之說然此一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卽以堯曰咨爾舜一段爲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今文堯典並無斯語豈可以堯典所無而遂疑論語爲非帝堯之言乎觀於此亦可以知論語之爲湯誓矣然則子何以必出於湯誓而不出於湯誥耶余曰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尚未刪也而所引之書辭同於論語者皆以爲湯誓此所以信其必出於湯誓也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祕典得見古文尚書而所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辭而不以爲湯誥此所以信其必不出於湯誥也且尤可笑者國語單襄公決陳必亡一篇有引先王之令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云云是又犯先王之令也解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爲鑿然可信無疑而僞作古文者乃竄入湯誥中徑以爲商先王之令將單襄公爲眯目夢語之人乎只此之不足信亦可類推矣然則僞湯誥

既不足信矣而眞古文湯誥亦可得而聞乎余曰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故撰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子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堯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葢作誓者一時作誥者又一時也馬遷時張霸之徒僞古文未出而所見必孔氏壁中物其爲眞古文湯誥似可無疑余故備錄之以俟博雅君子云

按墨子兼愛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爲湯說末云湯誓恐孔安國因上文有泰誓禹誓之名亦從而誓之不必確然內史過遠在墨子之前業已稱爲湯誓矣解曰湯誓伐桀之誓也意安國註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後四句既爲湯誓則前三句亦爲湯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非因上文而概稱之也原墨子之意不稱爲湯誓而易爲湯說者葢亦有故論語所引是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朕躬止凡十句玩其辭語孰不以爲告天伐桀之誓者乎唯墨子所引于告於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三句不得不以爲禱祠之說矣不知此三句實衍文也何以

明之湯之大旱爲桀之餘烈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用玄牡未變夏服色豈桑林自禱之時乎且墨子引書多好自增竄如甘誓易爲禹誓又增多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四句豈非具衍文邪古人讀書精審安國註論語卽以論語所引爲正文而墨子所增多者自不足信又以國語所引爲正文而墨子所改竄者自不足信此雖引墨子而不純從乎墨子者蓋以經傳爲之據也噫信可謂讀書精審者矣

又按湯之伐桀以七八月往所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者至次年三月復歸于亳其往反凡八九月武王伐紂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癸巳武王始發是歲閏二月至四月中復歸于豐其往反雖名爲六月實則五月蓋武王一戰而紂滅湯與桀戰于鳴條而勝桀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未免勞師遠逐此歸之所以有遲速不同也南軒綱目前編于成湯十八年乙未書王誓師伐夏又書王至東郊夫湯以秋往以春歸一年之閒豈有先秋而後春者乎當分作兩年書之方是鄭曉古言謂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不知非春耕時也周之春今之冬也讀伶州鳩之言而知之矣

又按余嘗以湯誓或有二篇頗足駭人聽聞及復閱墨子見其尚賢中篇有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其語不見於今文湯誓中豈非別有一湯誓之明驗乎孟

子引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爲今文湯誓故趙岐知之註曰湯誓尚書篇名也國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爲別一湯誓故韋昭不知之解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不知非散亡也今文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義連屬絕無譌闕可疑安得有子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聖等語爲其所遺落乎此必別自爲一篇似可無疑古人書籍繁富當秦未燔書之前必不如今所見之寥寥者卽如墨子又引禹之總德之言曰允不著唯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今百篇書序並總德之名無之豈可以書序所無而遂疑墨子所僞撰哉

又按梅氏鷟亦謂何晏集解論語與鄭沖同上沖號爲授古文者其古文必熟習于書云孝乎惟孝不應引包曰截爲句而當據君陳以正之于予小子履不應依墨子爲湯誓而當曰此在湯誥篇今不然者知沖未授古文也授古文者誣沖之辭也借沖之聲力以重其書也沖不可以被誣某不可以不辨論亦愈出愈奇故採入焉

又按梅氏之論如此余復考之正義引晉書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以授書在其暮年與上論語時不同上論語爲魏光祿大夫在正始中魏尚盛此書出於魏晉之間安得預見之而載之集解未可以是爲沖誣然則此書實始授自沖云

第二十

傳孝經者有二一今文十八章漢興長孫氏四家張禹傳之一古文二十二章出自孔氏壁中安國傳之藝文志曰今文皆同唯古文字讀多異桓譚新論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孔氏本亡於梁而復出於隋當時儒者固以諠傳爲劉炫作校之今文僅多閨門一章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而已無所爲異也宋儒司馬光從而尊信朱子爲之刊誤亦未能盡去古文獨草廬吳氏其論始定曰以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古文皆不合參諸邢氏疏說則其僞也決矣愚謂桓譚新論足以證今古文孝經之僞豈不足以證古古文尚書之眞哉新論又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五當作六

卷爲十十上脫五八篇古佚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有二十一卷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所云卷數篇數章數皆與漢志合其小有不合則傳寫之譌如漢志與譌爲學十七譌爲七十之類世有劉敞自能正之予尤愛桓譚作於建武以前武成篇尚存故不曰五十七曰五十八亦足見事之眞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贋者無往而不多所抵捂也

按隋代所出古文孝經亦從劉向之說來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但其多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類聖言且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無所爲四百餘者故草廬氏以證其僞漢志注引新論或作七十一字檢太平御覽邢昺孝經疏並是二字

余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焉

又按朱子謂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意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以爲之者或問安知非左氏諸書取孝經耶朱子曰不然三才章自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爲子太叔述子產及趙簡子贊之之言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一段爲季文子之言君子則不然以下又雜以北宮文子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又無意思則知此襲彼非彼取此可無疑也愚謂朱子此等識見高明迥出千古若取以讀古文尚書亦當思過半矣

第二十一

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然無師說不比古文尚書之多訓釋者鄭康成註三禮曾引用之周禮註有天子巡守禮中霤禮烝嘗禮軍禮儀禮註有朝貢禮禘于太廟禮禮記註有中霤禮王居明堂禮別有奔喪禮皆逸篇之文愚嘗歎息謂禮與尚書同一古文同一爲鄭氏學同一見引於經註中而在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辭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爲經而在尚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源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玄黃昭我周王皆以爲是僞書則以禮未爲諸儒所亂而書則爲晚出之孔傳所屈厭也豈不重爲此經之不幸哉

按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

多三十九篇劉氏曰孔氏卽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與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其說是矣而孔穎達禮記疏載康成云漢志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又六藝論亦以孔壁得古文禮五十七篇皆與今漢志數不合未知何說附此以廣異聞

又按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猏中霤禮云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燕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後射朝貢禮云純四猏制丈八尺褖于太廟禮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禮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廟之儀王居明堂禮云出十五里迎歲又云帶以弓韣禮之褖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又中霤禮云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毋宿于國又中霤禮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又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

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云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雷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又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又云仲秋乃命國釀逸奔喪禮云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卽位不祖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又云凡拜古喪皆尚左手又云無服祖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

麻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王伯厚博矣卻誤以大戴記朝事儀爲逸經亦遺卻禘于太廟逸奔喪及軍禮伯厚謂如斷圭碎璧猶可寶草廬謂雖片言隻字亦收拾而不敢遺乃我愛其禮之意余獨惜其讀鄭註未到爾

又按禮儀三百朱子從漢書臣瓚注指爲儀禮良是此卽禮器經禮三百也漢人稱儀禮爲禮經以別於七十子後學者所錄之記當周公時號文盛篇凡三百漢志云自孔子時而不具康成云周後世衰闕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時在者已重復雜亂又惡能存其亡者乎說亦相表裏以臆度之當或百篇何則以尚書百篇藏壁中出時才五十八篇

則禮經出時五十六篇推其藏當亦不減百篇蓋古書竹簡未有久置於屋壁不錯亂摩滅者又其篇首標出士冠禮昏禮之類所以奔喪投壺康成親見其在逸禮內者亦標首曰奔喪之禮投壺之禮則三百篇居然可知亦猶周官經五篇皆以惟王建國發端耳

又按儀禮云者古行禮者之儀注也朱子欲分爲章段俾其數可知可知而後可陳記臨文不諱何胤曰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可見古人行禮皆執本於前按而行之以防有遺忘及疏忽之處周官大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諸侯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賈疏曰書卽上文禮書若今儀注詔之使不錯誤卽其事也在周公僅爲儀注孔子則尊爲經在當時雖祝史有司之屬皆所通曉所能行而昌黎且以奇辭奧旨苦其難讀古今不同如此余嘗謂儀禮直隋志中之儀注篇周禮直隋志中之職官篇耳或問三百固屬篇名三千亦將爲篇名乎余曰此則指微文小節非篇名然亦有在儀禮內者如冠禮之始加再加三加之類有不在儀禮內則若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計當時亦必有成書而不復得見矣

又按禘於大廟禮王肅聖證論引用有昭尸穆尸有孝子孝孫有皆升合於其祖之文王居明堂禮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用云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雖非當日本辭亦所謂斷圭碎璧者

詩有四家魯齊韓毛三家皆立于學官而毛詩頗晚出且徵自
萇以下四傳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廢及中興後始大顯講受訓
故曰以加備殆與古文尚書等史稱安國爲申公弟子則所受
蓋魯詩也今尚書傳如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心爲志寶賢任
能皆詩序之文堯典昊天言元氣廣大大禹謨仁覆愍下謂之
旻天益稷刊槎其木賡續也禹貢九州之澤已陂障伊訓湯有
功烈之祖故稱焉泰誓上中二篇澤障日陂家土社也周至也
牧誓肆陳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講德習射皆毛傳之文嘗考西
京諸儒非無兼通五經者而獨于一經之內分門顓家莫肯他
從如劉向受穀梁子歆以左氏難向向不能非閒也然猶自持

其穀梁義歆欲建左氏等於學官與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
不肯置對蓋惟恐歆破之其墨守如此故當時董仲舒治公羊
其對策云春秋大一統卽公羊說也梅福治穀梁其上書云春
秋宋殺其大夫卽又引穀梁說也以至關雎之詩一謂佩玉晏
鳴歎康王之后者杜欽說也聞者可知其爲魯謂后夫人之行
侔乎天地者匡衡說也聞者可知其爲齊商頌不謂作於商而
謂美襄公之世司馬遷說也聞者可知其爲韓魯頌不謂作於
史克而謂公子奚斯作揚雄說也聞者可亦知其韓其各有流
派號爲家法如此今安國舍魯而從毛其不循家法者耶抑魏
晉間魯詩已寖微而毛詩方大顯於世遂不覺出此耶葉夢得
謂漢代文章無引詩序惟黃初四年有恭公遠君子近小人之

說葢魏後於漢衞宏詩序至是始行此亦一切證云

按毛詩東漢末立范書儒林傳序自相矛盾前云光武立五經博士凡十四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細數之卻十五疑有衍文後云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不立學官則所衍者葢毛詩參以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詩三魯齊韓氏應劭漢官儀並同益決爲衍文以知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毛亦衍文何則安國未聞受毛詩疑魯詩之譌不然孔僖以上有別受毛詩因傳安國古文尚書遂連類及之亦古人文字之常

又按叟者蜀夷別名後漢中始見故邛都夷傳蘇祈叟二百餘人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劉焉傳遣叟兵五千劉璋傳送叟兵三百人李恢傳賦出叟濮張嶷傳叟夷數反武侯出師表賨叟青羌徧檢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叟字葢出於明章以後今安國傳于牧誓庸蜀羌髳下曰西蜀叟也豈果武帝時有此稱乎禹貢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己酉始更注渤海計相去五百餘里史遷多疏略每以後代地名敘前代事故于九河之入海也亦然葢其書下訖麟止爲太始二年上距河徙時將四十年不比安國爲博士於元朔僅隔六七年安國葢所見者也史遷則所聞者也所見不容有誤今傳禹貢曰同爲一大河入於渤海得毋反承襲史記之誤乎上世及三代衰皆戎夏錯居秦始皇兵威天下始攘走於外當

時中國無復四夷見江統徙戎論葢西晉時先識遠量者特
闡明其事兩漢人未之及僅班書西域傳序一及末詳今安
國傳淮夷徐戎也卻同得毋魏晉閒有是議論乎凡此傳之
爲魏晉人所假託皆歷有明徵又不獨前所論三年喪用王
肅說及此用毛傳文而已也

又按所謂詩序之文毛傳之文皆本孔氏疏雖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易兌卦彖傳有其文亦不削去者特仍其舊爾

又按魯詩亡於西晉近代復出申公培詩說已未在京師一
徵君著詩論多所采獲予爲證明之曰班書杜欽傳闕雎爲
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永傳閻妻驕扇注以爲魯詩
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禮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
成注記時尚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衞夫人定姜之詩也
劉向列女傳正同葢向家世魯詩故今詩說闕雎仍屬太姒
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分明是後人襲
用毛詩脫誤如此不待細攻又一徵君自誇家有世本未攜
至京師予曰世本朱子時已失傳據班志凡十五篇見周禮
禮記註疏者有作篇左傳疏者有氏姓篇史記註者有居篇
君家本如是否曰否然則其僞又不待辨揚子法言有言夫
欲售僞者必假眞眞之不假僞將安售吾知其立敗爾矣

又按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引孔安國云停水曰池不知
何從得此訓安國生平止傳論語孝經二書無池字意是別
有訓說流東漢鄭得之載於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傳者

於陂字既用毛傳澤障曰陂又於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心誠苦學誠博矣殊勝撰世本魯詩說者手段

第二十三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註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書宅嵎夷鄭曰宅嵎鐵昧谷鄭曰柳谷心腹腎腸鄭曰憂腎陽劓刖劉劓刖鄭曰臏宮劓割頭庶剝其與眞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於古文宜同於今文矣而石經久失傳然殘碑遺字猶頗收於宋洪适隸釋中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十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其與今文不同又有如此者余然後知此晚出於魏晉間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嗚呼悠悠千年學者如林乃復曾無一人焉爲之考辨及此京山郝氏嘗發憤歎息謂千載少讀書人誠怪其言之太過由今思之抑豈可盡非也乎

或謂余古人經傳或是日授或是筆錄師既不同字讀亦異其小小異同誠有不能免者安在遂據以爲說耶余曰不然石經論語殘碑載洪氏隸釋中者九百七十一字洪氏以今

板本校之不至甚異視尚書迥別安在不足以爲說耶劉向
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
字數十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
中文尚書班范各著其說于史以爲今古文之別豈無故哉
按宅嵎夷四條見孔疏云出夏侯等書是今文也而以孔書
當之者以與孔書合但微異劉刻爲黯然音義亦不相遠云
又按洪氏總計尚書論語字數頗誤當云尚書五百五十五
字論語九百七十三字又無逸篇百二字二誤爲三
又按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曰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
取孔傳注之與伏生書同者則用馬鄭王肅三家愚謂三家
皆註眞古文書不特與今文不同抑與今孔書互異安得取
三家以當伏生乎守節唐代人已不能致辨于此矣
又按楊升菴有石經考說多錯余爲刊正之曰漢靈帝熹平
四年蔡邕書六經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所謂一
字石經也魏邵陵厲公正始中邯鄲淳書石經亦立於太學
此所謂三字石經也晉裴頠爲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是
爲晉石經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補漢所立三
字石經之殘缺此魏立也非漢唐文宗開成二年國子監九
經石壁成從宰相領祭酒鄭覃之請也今尚在孟蜀廣政十
四年鐫周易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傳工畢是爲石室十
三經仁宗慶歷初命刻篆隸二體石經後僅孝經尚書論語
畢工是爲嘉祐石經高宗紹興間親書易書詩左氏傳論語

孟子及禮記五篇刊石孝宗淳熙四年詔建閣以覆之是爲紹興御書石經蓋古來凡七刻矣爲附其說於此

第二十四

其不同於古文不特如前所列而已也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余嘗取遷書所載諸篇讀之雖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及或隨筆竄易以就成已一家言而要班固曰多古文說則必出於古文而非後託名古文者所可並也余故備錄之以俟好古者擇焉五帝本紀云能明馴德以親九族既睦便今文作辯按今文久失傳此錄從史記注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曰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譌敬致曰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徐廣曰一作柳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

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今文作怡）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欽哉惟刑之靜（今文作謐）哉

讙兜進言共工舜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

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又云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於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皐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民始今文作祖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舜曰嗟四

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唯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稺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眾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興分北三苗又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又云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嶽陽覃懷致功至於

衡漳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常衞既從大陸既爲島夷皮
服夾右碣石入于海濟河維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
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邱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
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於濟漯通於河
海岱維青州嵎夷今文作禺鐵古夷字既略濰淄既道其土白墳海濱
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畎絲枲
鉛松怪石萊夷爲牧其篚檿絲浮於汶通於濟海岱及淮惟徐
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藪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
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濱
浮磬淮夷蠙珠泉魚其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
州彭蠡既都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

天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貢金三品瑤琨竹
箭齒革羽毛島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淮
泗達于荷澤厥道既略淮沂既道蒙羽既藝大野既都東原既
土爲治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毛齒革金三品杶幹栝
柏礪砥砮丹維箘簵楛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璣
組九江入賜大龜浮於江沱潛於漢踰于雒至於南河荊河惟
豫州伊雒瀍澗既入於河滎播既都道菏澤被明都今文作孟諸其
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雜上中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絮錫貢
磬錯浮於雒達於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汶嶓既藝沱涔既道蔡
蒙旅平和夷底績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貢璆鐵銀鏤
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

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荆岐已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既序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踰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道漾東

流爲漢又東爲蒼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至于海汶山道江東别爲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道沇水東爲濟入于河泆爲滎東出陶邱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栞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衆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

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宋微子世家云微子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軌鄉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讐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又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

師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榰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
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
知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哲徵曰狂常雨若曰僭
常暘若曰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曰昏維歲卿士
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
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
用不寧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魯周公世家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
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

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
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
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
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
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
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其以璧與
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
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
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
無害旦新受命三王惟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
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

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又云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又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按人在而遽稱以諡史記此類甚多左氏僅一處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是也兩稱成王皆係見在爲遷所增竄不問可知以開金縢書爲周公卒後亦是妄說非出古文何以明之鄭康成受古文者果爾何以箋毛詩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逆周公歸乎先儒以秋大熟爲即上文居東二年之秋情事最得余故曰讀遷書者擇焉可也

又按高宗享國百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葢用今文書也成王葬周公而雷風著災亦見梅福傳顏師古註謂出尚書大傳乃知遷書又雜用今文說余故曰非出古

文

又按漢地理志班固于縣名下自註某山古文以爲某某澤古文以爲某凡十條古文者尚書古文禹貢之辭今取以對安國書並合雖汗作嶅敦作惇倍作陪傅作敷字畫少異音讀卻同不足據以爲辯仍附其說于此

又按閻陳第季立有尚書評一篇謂太史公述尚書失尚書之意處曰尚書之文簡短而深閎明雅而窈奥玩之愈淵行之愈切測之不可以爲象卒然而置于前則令人驚怪不知何從而得之也誠宇宙間至文哉故自漢至今文士多矣然必以太史公爲絕匠何者以奇勝也故當世人物一經序傳班固兢兢錄之稍改句字一二適以顯其益奇故後世論史或病其取與之謬或譏其稽考之疏此誠有之然至於文章之奇妙未有不歎賞而拱手推服之也觀其於左國國策世本楚漢春秋諸書翦綴而運量之揚搉而變化之縱其所至若波濤萬里而不知其所歸孰爲太史公孰爲非太史公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淪漣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蓋得其意放其詞伸縮自在行止由已想其致思運筆之趣若飄飄乎天馬騰空不自知其奇矣乃臨當尚書之文眴然而目眩怵然而手拙故于堯舜禹湯武皆兢兢典謨誓誥錄焉即有句字之改亦猶班固之於太史公也蓋其意不足以包貫之詞欲踴躍而馳騁可乎高宗肜日曰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今曰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其義不可通也不甯惟

是金縢一書破斷爲二前序冊祝之意以及鴟鴞之貽末言
周公卒後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夫既卒
矣又何迎乎此不無少舛也不甯惟是文侯之命平王命晉
文侯仇作也今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傳彤弓
矢旅弓矢秬鬯一卣之賜未及察其詞之異也凡若此類皆
如涇渭之合清濁判然欲新奇而弗得矣其惟孟子乎孟子
述堯舜湯武不一而足猶然孟軻氏之文人不得而窺其閒
也意得也某嘗謂孟子之文在太史公之上

第二十五

其不同於古文又不特如前所列而已也許愼說文解字序云
其倗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
文也愼子沖上書安帝云臣父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於逵作
說文是說文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余嘗取之以相校除字異而音同者不錄錄其俱異者於左引
虞書方鳩僝功方鳩爲旁救一爲旁逑孱功鳥獸三苗爲叡三苗
朋淫于家朋爲棚字棚淫載下有亦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
櫟澤行乘輴四句教胄子爲育子帝乃殂落帝爲放勳夏書浮
于淮泗達于河河爲滸東出于陶邱北爲東至于陶邱惟箘簵
楛爲枯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營爲厥
無諸野二字下諸字亦爲之祖伊反爲祖甲返周書在後之侗
爲在夏后之詞其丕能誠于小民丕能爲不能唯其塗丹雘塗
爲敷其在受德暨爲在受德忝罔不憝上有凡民二字一人冕

執銳爲執鋭至于屬婦爲嫋婦盡執拘以歸于周爲盡執柯斧
始淫爲劓刖椓黥爲刖劓斁黥敷重莫席敷爲布民罔不盡傷
心罔爲妄峙乃糗糧爲餱糧用勤相我國家爲邦家

按說文所引書重在字多約其成文如重鬳字則約予枷若
時娶于塗山爲予娶鬳山重戴字則約有大艱于西土西土
人亦不靜越茲蠢爲我有戴于西非眞有是句他可類推

又按孟子引今文書六條三見於說文字句並合罔不懟同
有凡民帝乃殂落同爲放勛唯殺三苗作竄三苗然唯竄字
方譌爲殺若竄則相遠矣此許氏本之號近古者

又按堋淫于家今本作朋安國傳朋羣也穎達疏言羣聚妻
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余謂丹朱之惡尚未至此益古文

本堋說文云堋喪葬下土也此如楚王戊爲薄太后服私姦
服舍詔削其支郡之事亦與上文罔水行舟一例于義爲長

浮于淮泗達于濟今本作河二孔無傳疏止陸德明引說文
作濟又未明其是余考之濟是也益濟者澤名爲濟水所經

又東至于濟者是在豫之東北卽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
自泗而濟然後由濟入濟以達于河此徐之貢道也或曰曷

不詳言之余曰以上文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次青州便浮
于汶達于濟不復言達于河矣又次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濟

亦不復言達于濟矣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且不復
言達于濟不復言者蒙上文也一層脫卸一層雖由當日水
道之自然而其敘法從變字法從簡眞屬聖經之筆

執今本爲河求其說而不得見說文有灕水入泗之文遂意由灕可以達河不知考之水經陰溝出蒗蕩渠東南至下邳入淮陰溝卽灕水入淮不入泗果爾當日止云浮于淮曷爲復繼以泗邳又見說文有泗受沛水之文遂謂由沛亦可達河果爾古文達于菏之說益合矣總之直言達于河不識其何途之從惟言達于菏而水道歷歷然在人目前矣此一字之長有助於國史不小其亦昔人謂觀書貴博證尤貴得古善本以爲之證者與

又按水經泗水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菏與泗合在此方與在今魚臺縣北前編亦從說文本菏但謂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入淮泗通菏去發源處據水經已得泗水

經過地之半豈得謂之上仁山於水道多不詳穎達謂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古汶泗不相連何由而達亦誤又謂漢末有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是堯青州越海而有遼東余按三國志度爲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無青州刺史之號所收僅諸縣非諸郡只越海有遼東一語是耳因思堯末青州分越海東北之地遼東置營州漢末遼東卽收越海西南之地東萊置營州亦足見兩州本一州云

又按一人冕執銳今本作銳安國傳銳矛屬穎達疏未知何所據余謂銳字說文止云芒也無兵器解意安國亦臆言之

蔡傳知其不安亦從說文本銳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因思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註銳司徒主銳兵者漢書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顏注被堅謂甲冑執銳謂利兵銳皆作虛字無兵器解亦一證或曰銳矛屬康成蓋有是說余曰康成亦多臆甯足信然則孔之誤又實沿於康成

又按古今韻會舉要滿字下亦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河蓋後人傳寫之誤不知从艸例以禹貢上下文達于河爲句改滿爲河不如從許愼所見古文尚書河作滿爲合不然古淮泗于河既無可達之理又焉得指後代所引入者蒙以禹之迹復引新安王氏濟入河溢爲滎會于河注于泗則河爲滿益明矣之二說眞先得我心

第二十六

理學之明肇自周程而朱子謂先此諸儒歐陽永叔劉原父孫明復亦多有助蓋運數將開義理漸欲復明於世也此說是也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大雅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其所爲受命之說如是而已無稱王改元事也自周書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鄗而改元之說興由漢迄唐容有辯其不稱王未有辯其不改元者歐陽永叔泰誓論出而文王之冤始白禮記中庸稱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樂記稱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無所爲觀兵更舉之事自僞泰誓三篇興以觀兵爲上篇伐紂爲中下二篇以合于書序十一年伐殷一月

戊午渡孟津之別太史公書悉詳載之由漢迄宋初未有敢辯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而武王之冤始白是卽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試平心易氣取晚出武成篇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卽受命改元之妄說乎泰誓上篇曰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非卽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云云予小子夙夜祗懼以爾有衆底天之罰非卽歸居二年間紂虐滋甚更徧告諸侯東伐紂之說乎凡此書出於魏晉之間羣言淆亂之日皆歷有明徵而世之儒者必欲曲爲文解以九年爲自專征始觀政爲非觀兵若以此晚出諸篇爲大有異于僞泰誓者嗚呼其亦未之思也已矣

按朱子又謂歐公泰誓論歷破史遷之說亦未見得史遷全非歐公全是葢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以文王享國五十年推之九年當從何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此豈史臣于未卽位前便書爲王邪到這裏總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余謂朱子猶未確信梅氏書爲僞撰若果信爲僞撰則此等難理會處俱可不攻自破西伯不稱王說已彰著武王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則從未經拈出葢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

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告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僞作武成者移爲伐紂時事自難理會論語載雖有周親四語于大賚後謹權量之前俱初定天下事亦自相類僞作泰誓者又割入中篇中更間隔以眞泰誓反若墨子引古一似今人好集句爲文章者矣

又按西伯受命稱王亦不始史記伏生尚書殷傳已有之其遠則自文王世子篇來武王對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鄭氏註言君王則既受命之後不爾何以呼王余謂夢齡事之虛妄先儒具有明辯獨怪孔穎達疏尚書見孔傳無稱王字遂力以文王稱王爲無疏毛詩見鄭箋有稱王說遂力傳會稱王當在六年伐崇後以至疏禮記亦然眞所謂從孔則廢鄭從鄭則廢孔唐人義疏之學之拘如此

又按史記楚世家楚武王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左氏宣三年傳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觀政觀兵皆咄咄偪周同一無君舉動以儗武王非其倫矣

又按國語先王耀德不觀兵韋昭註觀示也據此當讀爲貫非觀視之觀下文又有且觀之兵義益見然史記東觀兵至于盟津左傳僖四年觀兵於東夷宣十二年觀兵以威諸侯皆讀如字亦可惟蔡氏集傳于西伯戡黎篇目下云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此觀兵二字

用得不妥且史記並無其事出呂氏春秋耳呂氏原文是殷使膠鬲候周師候周師自勝觀兵古人書籍豈容妄更之乎又按孟子集註引張子語下繼曰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分明不信殷周兩本紀齊太公世家還師復歸之事既不信胡得又襲用其上文不期會盟津云云余曰史記劉敬傳說高帝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朱子正本此豈若蔡傳之荒略乎

第二十七

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此至言也戰國策樓緩述公甫文伯母之言以爲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婦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婦眞可令人絕倒故愚嘗以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等語出於臣工之相告誡則爲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葢成王之冤於是且千餘年矣今亦未敢定著此語出何人但此語之所自來則孔子引入禮坊記者也試取今坊記讀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唯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唯予小子無良以取證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唯朕無罪可乎不可也僞作君陳篇者

止見書序有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
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爽以臣語如顧命篇體例耶嗚呼
自斯言一啟君以正諫爲要名臣以歸美爲盛節而李斯分過
之忠孔光創稟之敬遂爲後世事君之極則雖有賢者亦陰驅
潛率以爲容悅之徒而不自知矣甚且臣以諫諍事付史官君
怒之薄其恩禮晚年漸不復聞天下失得其流弊有不可勝言
者誰謂此書固粹然正哉韓昌黎著爭臣論以入則諫其君出
不使人知者爲大臣宰相者之事非諫官之所宜行夫諫官猶
不可而謂君顧可以此爲命乎成王免喪朝于廟述羣臣進戒
之辭而作敬之詩又延訪羣臣而作小毖詩其孜孜求言若此
曾幾何時而變爲君陳此語邪果爾則謂成王之失言也亦宜

按二十五篇書以此人之語入彼人口中而不顧所處之地
所值之時有不侔者不特君陳篇而已也孟子稱舜舍己從
人今入于舜口中以稱堯當堯之時引書曰洚水警余余字
自屬堯又入舜口以屬舜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
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今入元良二語于伊尹
口中以訓長君孟子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向疑爲初征
自葛情事僅可仲虺用之以釋湯慙今重出於伊尹口中以
訓太甲迂遠不切殊屬無聊塡寫湯誓曰今朕必往此自湯
初興師告諭亳眾之言今亦入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
河朔羣后畢會何必爲此言不幾眯目而道黑白者耶余故
連類及之以俟觀者思焉

又按余辨君陳時尚未見京山郝氏尚書解後見之喜余固與郝氏不謀而合者故亦不忍削去

又按姚際恆立方論咸有一德與上君陳論彷彿蓋一以人一以朝並錄于此曰詳篇義疑史臣所紀當是尹與湯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爲歌爲文耳諸經傳記於伊尹並無告歸致仕之事作僞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以取配合周公復政之意將咸有一德篇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入在太甲朝陳戒於太甲夫贊襄於湯而曰咸有一德似乎喜君臣同德之助慶明良交泰之休于義可也若陳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則爲矜功伐善非人臣對君之言矣且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爲一德得無鞅鞅非少主臣乎此是非之至明而易曉者司馬貞反據此以史遷記於成湯朝爲顛倒失序某嘗謂其譌一經而譌及他經至此又知譌及諸史傳志者更不少可慨也

第二十八闕

第二十九闕

第三十闕

第三十一

二十五篇之書其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於伊尹其精密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證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滅虞廷十六字爲烏有猶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蓋純襲用荀

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於道一於道之語遂隱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僞古文益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謨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後篇讀之引無有作好四句則冠以書曰引維齊非齊一句則冠以書曰以及他所引書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則明冠以康誥引獨夫紂則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誥亦然豈獨引大禹謨而輒改目爲道經邪子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眞出古道經而僞古文蓋襲用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按荀子引今文古文書者十六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作傳

曰傳疑書字之譌然孟子於傳有之亦指書言也

又按仲虺之誥在荀子作中蘬之言左傳作仲虺之志史記殷本紀作中鴅小司馬註鴅音壘益虺有二音

或難余曰虞廷十六字爲萬世心學之祖子之辭而闢之者不過以荀卿書所引偶易爲道經而遂槩不之信吾見其且得罪於聖經而莫可逭也余曰唯唯否否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傳心之要盡于此矣豈待虞廷演爲十六字而後謂之無遺蘊與且余之不信而加闢之者亦自有說讀兩漢書見諸儒傳經之嫡派既如此矣讀註疏見古文卷篇名目之次第又如此矣然後持此以相二十五篇其字句之脫誤愈攻愈有攟拾之繁博愈證愈見是以大放厥辭昌明其僞不然

徒以道經二字而輒輕議歷聖相傳之道統則一病狂之人而已矣豈直得罪焉已哉且此十六字以上如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語也十六字以下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語也其各各有依傍而初非能自撰出者或曰荀卿之造語卻若是其精乎余曰語之尤精者荀子固自言爲道經矣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荀子縱不得儒之醇賸不得爲述者乎哉嗟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此語不知創自何人而見之道經述之荀子至魏晉間竄入大禹謨中亦幾沈埋者七八百年有朱程朱輩出始取而推明演繹日以加詳殆眞以爲上承堯統下啟孔教者在此葢以其所據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確也隱抑孰料其

乃爲僞也乎或曰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獨至大禹謨及十六字則闡發之不遺力子與其疑也甯信余曰荀子固有言矣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余之疑僞古文正以其信眞聖經也不然大學一篇於記者千餘年而經兩程子出始尊信表章迄今翕然無異議余豈獨私有憾於二十五篇者而黨同伐異嘵嘵然不置若此哉

又按老子書五千言名道德經則知此引道經必古來原有是書而非荀子所改題者

又按余著此未匝月而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有縣人梅鷟百一者正德丁丑進士未仕卒撰述頗夥亦疑今古文亦謂人心道心本出道經與余向辯君陳事相類

第三十二

人心道心本出荀子以竄入大禹謨遂尊爲經久而忘其所自來矣竊以古今若此類者頗多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列子引黃帝書也今見老子上篇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引周書也亦見老子上篇今孰不以爲此老子語與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出淮南子主術訓而諸葛武侯引以戒其子今遂爲武侯語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亦出淮南子主術訓而孫思邈引之而程子稱之今遂爲孫思邈語不獨此也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云云河間獻王作樂記採之今且爲經是卽以子爲經之證也而必以荀子爲經之證也而又卽以禮記爲經之證也荀子有禮論篇今自三年之喪何也至古今之所一也一段載入禮記名曰三年問是又卽以荀子爲經之證也而必以人心道心爲無本焉亦過矣

按朱子云以曾子問言禮證之則老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谷神不死章卽黃帝書又云老子柱下史故見周書多權謀欲取姑與之類是也余因此忽悟人生而靜安知非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而記禮者亦傳之非必有取於老也何以故有以禮記是漢儒說非出孔門之徒者朱子述許順之之言曰恐不然漢儒之純者莫過董仲舒董仲舒文之純者莫過三策如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等語董仲舒何曾道得來蓋必古來流

傳得這種文字如此卓哉見也因又笑近代楊愼輩苦欲貶
剝考亭謂其詩傳序首用人生而靜爲不知出於老子也者
若知出老子肯以其異端語而用之乎不知朱子博極羣書
洞如觀火豈不記及文子蓋未嘗以禮記爲有取老子而襲
用之也

又按藝文志樂記二十三篇劉向校書得之王禹記二十四
篇方屬獻王所作而禹獻之二書各不同今之樂記乃二十
三篇之十一篇合爲一篇篇名有樂本樂論之類見別錄及
孔穎達疏劉獻以爲公孫尼子作者是則上云河閒獻王所
作大誤特正於此

又按今之樂記程子稱其最近道朱子謂非聖人之書戰國

賢士爲之說亦是獨胡致堂謂是子貢作則非此書載魏文
侯子夏問答文侯受子夏經藝爲二十五年事見魏世家是
年子夏已一百有八歲可爲高壽子貢若存當又一百二十
一歲況更不止此數事與理所無論者之不核實如是
或問余人之論議先後容有互異子書尚未成何不舉前說
之誤者而悉削之而必以示後人乎余曰此以著學問之無
窮而人之不可以自是也近見世之君子矜其長而覆其短
一聞有商略者輒同仇敵余用是數困于世昔王荊公註周
禮贊牛耳云取其順聽有人引一牛來與荊公辯牛之聽不
以耳蓋以鼻荊公遂易前註以荊公之執拗文過古人中無
兩猶不能不屈服於引牛者之言吾不知世之君子自視於

荆公何如也

又按有明知爲緯書而羣以爲聖人之言者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鉤命訣緣何休註公羊載入序中迄今無異議亦以理近是爾

又按春秋者魯史記之名自宜稱入聖人口中若孝經乃門弟子所爲書所命名豈容自稱善乎史通有云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又按德清胡渭生朏明告子子以行在孝經爲不應出夫子口中似矣竊考公羊傳疏載此原文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未嘗以二句爲孔子自云蓋何休序引而失之其失與晚出古文書將禮記引君陳曰入

成王口中將左傳引夏書曰連德乃降入大禹口中正相類視彼造緯書者又下一等矣凡著書引古須直溯其崑崙源不可從半路中鈔襲倘鈔襲鮮有不誤子宜愼之斯言也殆吾之諍友哉

又按余嘗有一疑義謹標出以俟後之君子者大學一書程子謂孔氏之遺書朱子謂正經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又分有經有傳洵是獨謂傳文成於曾氏門人之手則未敢以爲決然也何也朱子意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弟子於師方稱子如論語之於有子曾子實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俱曾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

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爲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
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屢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只
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醲與內則亦只一引曾子曰孝子之
養老也云云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作乎不唯此也孟子七
篇軻所自著聖門高第若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不似
純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或曰朱子以大學之言
多與中庸孟子者合故明其一脈相傳不知先儒曾言大學
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既謂之名例
推諸羣書自悉合矣奚啻庸孟或又曰世以禮記漢儒書然
則大學竟成於漢儒之手乎余曰否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
下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爾雅釋

訓篇載及如切如磋道學也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於七十子之後叔孫通梁
文以前必矣若必以爲曾氏門人記之者吾無徵

皇清經解續編二十九終

善化鍔 錢
湘陰吳宗寶 校